

曹丰泽：做有意义的事，过有意思的人生

本刊记者 朱芙蓉

“那条铁链子断了，我如愿以偿地冲了出去！”

2012年，曹丰泽以黑龙江省理科第七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成功的“小镇做题家”。

“实话说我当时并不是出于一种对自己前途命运的精算去选择专业。”话虽如此，大学期间曹丰泽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还“捎带”读了经济学双学位。2015年，他获得土木工程系直博资格，并且以系里博士推免总评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未来学者奖学金。

读博期间，凭借未来学者奖学金的15万元“巨款”，加上写作赚的稿费，曹丰泽大胆迈开“看世界”。2018年，系里有博士生海外项目实习机会，他主动报名去非洲赞比亚某水电站项目，调研参观的45天里，他对非洲的了解更深入几分。一趟趟走下来，非洲在他的视野里逐渐生动、真实起来。

曹丰泽有着典型东北人的直爽。他相信地理决定论，物质决定意识，一个人身处的环境难免要影响到他的思维方式和心境。

然而，北京求学9年，曹丰泽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

举个小小的例子。他喜欢开车，在黑龙江老家时，一时兴起就和朋友从大庆出发，轮流开车到五百公里外的鹤岗，再开回去。他宁肯在非洲开着叮叮当当的“十八手车”，一路遭逢难以预料的意外状况，也不愿忍受北京“确定性”的大堵车。

“毕业前我就知道，在北京生活我会死。”既然已经预知了结局，北京就从他的“居住地”中被排除了，他要趁年轻出去闯一闯，不在大城市里做无意义的竞争。

在他的语境里，“非洲”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的，并不是专指地理意义上的非洲，它更多是对东亚单一化评价体系、单一化成功观的否定和逃离。

“我很讨厌被人挑选的感觉。”读博最后一年，曹丰泽直接联系了正在赞比亚实习时认识的中方项目经理，递交简历、面试后，2020年还没毕业，他就同总部位于郑州的中国电建水电十一局非洲分局签订合同，约定毕业后赴坦桑尼亚水电站项目工作。



曹丰泽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2021届博士毕业生，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非洲分局局长助理。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其担任副总工程师的水电项目让坦桑尼亚全国发电总量翻了一番，帮助上百万第三世界人民用上了清洁的电力，走向现代，为中国基建企业的“走出去”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我曾跟朋友们抱怨说，我就像一只被铁链子拴着的野狗，等这条铁链子被我磨断的那天，你看我冲出去，就像《天狗》里的那条天狗，我把日也吞了，我把月也吞了，我就是我啊！终于，那条铁链子断了，我如愿以偿地冲了出去。”



2020年10月，曹丰泽在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大坝



曹丰泽（右一）在朱利叶斯·尼雷尔大坝水电站项目部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酷也不豪迈”

坦桑尼亚水电站项目位于斯蒂格勒峡谷。营地到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有350公里纯土路，不下雨的时候开车6个小时，下雨就是10个小时起步。水电站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曹丰泽入职时项目已经推进到40%进度，他担任项目大坝部分的总工程师，是项目的副总工程师，负责中方项目部分的整体推进。

去坦桑尼亚前，曹丰泽虽然多次去非洲旅行，但对在非洲长期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只停留在猜测层面，比如吃不好、住不好，面临传染病威胁，生活无聊等等。但现实永远比他想象得更简单，也更真实，“所有我想要的这些，其实都没啥艰苦的，唯一的也是最令人头疼的艰苦，永远都是工作本身，经常让人很窝火。”

在工程现场，技术难不倒他，但一件件具体而棘手的小事排着

队等着他处理。比如，碾压混凝土仓面没有清理干净，需要安排人把之前没刷掉的塑料皮刷干净；排水管堵了需要通开；夜班卡车司机喝了酒要妥善处理；两列拉材料的火车同时到了，要决策先拉水泥还是火山灰；廊道出了个裂缝，要评估裂缝要不要紧？这个裂缝不要紧的话，那对面那个裂缝要不要紧……

“大事”也有。比如，为了钢筋保护层的厚度到底应该是5厘米还是10厘米，要和监理单位扯皮一周，双方唇枪舌剑，连会议室桌子的螺丝都被拍松了，还探索出了一百种委婉的说法，用来替代不够礼貌的“你在教我做事？”一天天过下来，觉都不够睡，哪有时间享受寂寞呢？

生活上的苦自然有。最苦的是营地网络差，网络交流只能打字，照片都发不出去。电力短缺也是个大问题，营地供应生活用水的水泵是要用电的，每天停电

十次八次再正常不过。有时洗碗洗到一半，洗澡洗到一半，水和电同时消失；有时中国工长们疲惫地下了夜班，浑身机油，满脸水泥，发现没电也没水，此时大家除了等待，毫无办法。营地卫生条件差，食物往往被老鼠先光顾，再轮到人吃，有时候开会还能捉到大老鼠。至于工地紫外线异常强烈，阳光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简直不值一提。

到非洲工作半年后，清华大学评选2021年度人物，曹丰泽成为候选人之一。作为候选陈词，他写下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体会，并取了一个充满青春理想又抓人眼球的标题《我要证明，理想主义的路是走得通的》。

“理想主义者的生活从来都不酷，理想主义的道路也从来就不豪迈。”他写道，理想主义者在绝大多数的早晨醒来，需要面对的并不是“临危一死报君国”，也不是走到台上振臂一呼“不许

跪”，而是谈判桌上永无休止的扯皮推诿，是繁杂琐碎的财务问题，是连篇累牍的制度设计，是与形形色色的人合作、斗争，再合作再斗争，是日复一日不见天日的思考与劳动、劳动与思考。

“在日复一日的艰辛与失败中，不停息地思考如何工作，如何解决现实中不停涌现的既不酷也不豪迈的千百万个问题，永不停息，这才是理想主义者。”

2023年初，坦桑尼亚水电站项目下闸蓄水，实现坦桑尼亚全国发电总量翻了一番，电力短缺得到极大缓解。根据公司安排，曹丰泽被调去莱索托的供水项目，担任项目副经理，负责技术工作。此后，又被调往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水电十一局非洲分局机关，负责公司非洲项目的生产履约，工作足迹遍布非洲十余个国家。

“过有意思的人生，做些有意义的事”

工作的苦，环境的苦，在土木工程“打灰人”曹丰泽的眼里都不算苦，反而有很多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不定居”，项目在哪里，人就去哪里。永远不做“定居生物”，是他心之所向。

他清醒地意识到，工作本身带来的疲惫感，容易通过休息消除；真正难以消除的痛苦是“心里的苦”，看不到工作的价值和意

义，以及整日沉浸在无休无止的后现代议题中消耗自己。非洲“颠沛流离”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他兴奋，每段踏上异国土地、经历新项目新岗位的经历，都带给他新的观察机会，新的人生体验。

这些宝贵的经历，对一位作者和时代观察者而言，都是绝好的题材。虽然是清华博士，但曹丰泽认为自己的天赋在写作。几年来，他把对非洲的观察、思考，持续转化成文字、视频呈现给大众，“努力消除社会的信息差”。

非洲“工业化”是曹丰泽经常观察和思考的议题。2024年8月，他以在非洲工作三年的经历，撰写分析文章《假性过剩时代的双向拯救》，发表在《文化纵横》杂志，洋洋洒洒近万言，阐述了他对大城市“生产过剩”与青年人“内卷”的看法，分析了非洲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和解决之道。

“在非洲工作生活的三年，每每在互联网上看到‘生产过剩’这个概念时，一种深刻的内疚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时常感到自己对这超出半数的人为稀缺所困扰的人类所肩负的责任还不够。”他反思非洲工业化路径，认为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品有时作用适得其反，工业终端的制成品并不能转化为再生产的生产资料。甚至，援助品的增长不断推高非洲人口，形成恶性循环。

“非洲需要的……是靠近前

端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如基建、电力、工业设施和基础教育。只有通过这些基础性的投入，才能让非洲人亲身加入现代工业循环的过程……现代化的教育和就业可以培养人的现代意识，激发人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理性掌控自我人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才是非洲社会走向现代化最为急缺的要素。”

非洲三年，曹丰泽找到了这份建设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物质生产是非洲人民最需要的，而作为物质生产者的中方建设者也是被需要的，是能够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的。“要想真正地为世界发挥出我们的价值，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革新和改良生产关系，需要我们对国际关系有很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更需要我们面对无数个细碎难解的问题锲而不舍但又不失灵活地转圜面对。”

他建议“内心躁动”的青年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为这更像是一种双向拯救，既是救人，也是救己。

“我不可能从豪宅豪车这些物质上获得持续的快乐，我要去追求更深层次的快乐，必须去深入了解世界。”曹丰泽想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一直快乐，有事可做，这是他所追求的活着的元逻辑。也许未来某一天，工作价值和意义消失了，“逃离”或将成为他下一段人生旅途的新起点。